

诗艺丛谈

王芸孙

著

歷代詞三百首 卷上

菩薩蠻

唐 李白

平林漠漠煙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
玉階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？長亭更短亭。

憶秦娥

唐 李白

蕭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。
灞陵傷別。樂遊原上清秋冷，長陽古道



•新华出版社•

诗 艺 从 谈

著者 王芸孙

新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郝一匡 戴阿弟

封面设计：陈一清

诗艺丛谈
王芸孙著

*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售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·5印张 162,000字

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7-5011-2777-8/I·131 定价：11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诗艺丛谈》以浅近的语言从旧体诗的声调、用字、造句、句型、别格等多方面阐述其艺术精妙。不以标新立异为帜，但似道家常般娓娓而谈，确是引导爱好旧体诗的朋友们登堂入室的一位益友。全书分“诗艺篇”、“杂览篇”、“闲话篇”，充满历代诗人的诗作佳话，实有拾遗补缺之功。作者王芸孙老先生研习诗艺绍续晚清，于旧体诗寝馈既深，专著当属可观。

编 者 前 言

请读这部《诗艺丛谈》。旧体诗造诣深者会不觉其浅，而造诣浅者又不觉其深。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讲述旧体诗的新诗话。

许多旧体诗的爱好者读古人撰述的众多诗话，时有不知所云、难解其妙的困惑。这是多年来古代文化被人为割裂造成的结果，不足为怪。另一方面，近人今人的此类著述又不多见，偶有所见，或是江海文章、高头讲座，或是铺陈发挥，难得中其肯綮，实在难以满足太多的人入门者和浅学者。

新时期以来，专门研习旧体诗词的诗社如雨后春笋，遍及全国，新老诗人与日俱增。人们需要的有关论著，是读起来不觉困难而又能做到普及与提高兼备的新诗话。

这部《诗艺丛谈》可谓恰逢其需。它可使读者在欣赏与写作两个方面都有获益，甚至入其堂奥。

作者王芸孙先生系湖北黄陂人氏，年过九旬，早年追随晚清诗坛名宿樊樊山（增祥）习艺，旧体诗的造诣自不待言。王老所编《旧诗佳句韵编》前些年风行海内，一版再版，而其参与编写的《全唐诗典故辞典》更是煌煌大著。王老年轻时以“芸谷散人”之名手书的《历代词三百首》不特去取精严，评论恰当，且书法温润秀丽，览者视为珍品。《诗艺丛话》则是其平日所作闲文经过删汰后结集，相信读者自有公论。

编者谨祝

目 次

编者前言

诗艺篇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1 | “诗味”与“诗艺” | (2) |
| 2 | 做诗不必费力 | (3) |
| 3 | “诗何以可传” | (4) |
| 4 | 从元稹咏杜谈做诗 | (4) |
| 5 | 学力说 | (6) |
| 6 | 李、杜学力较 | (7) |
| 7 | 苏、陆学力较 | (8) |
| 8 | 诗无达诂 | (9) |
| 9 | 小题大作 | (10) |
| 10 | 大题小作 | (11) |
| 11 | 诗意入词 | (13) |
| 12 | 词意入诗 | (14) |
| 13 | 更进一层 | (15) |
| 14 | 诗的声调美 | (17) |
| 15 | 声调水平 | (18) |
| 16 | 声调二例 | (19) |
| 17 | 起句较难 | (20) |
| 18 | 五律起句佳 | (21) |
| 19 | 结句要响 | (22) |
| 20 | 七律诗的拗句艺术 | (23) |
| 21 | 诗的用典 | (25) |
| 22 | 用典带姓 | (29) |
| 23 | 赠人诗用典切姓 | (30)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24 | 用典禁忌 | (32) |
| 25 | 属对工巧 | (32) |
| 26 | 交互对句 | (34) |
| 27 | 借对 | (35) |
| 28 | 对仗的宜忌 | (36) |
| 29 | 诗的用词 | (38) |
| 30 | 用词太过 | (39) |
| 31 | 用词不当 | (40) |
| 32 | 诗中用单字 | (41) |
| 33 | 重复用字 | (43) |
| 34 | 诗中的数目字 | (45) |
| 35 | 句中缺字 | (47) |
| 36 | 缺字的别格 | (47) |
| 37 | 诗中物名代词 | (49) |
| 38 | 硬做的句子 | (51) |
| 39 | 句法略同 | (52) |
| 40 | 不平常的句法 | (54) |
| 41 | 倒装句法 | (55) |
| 42 | 运用前人的诗句 | (56) |
| 43 | 体物诗易相似 | (60) |
| 44 | 以文为诗 | (66) |
| 45 | 文语入诗 | (67) |
| 46 | 痴语 | (69) |
| 47 | 壮语 | (71) |
| 48 | 诗字的词性异读 | (73)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49 | 诗字的平仄通用 | (77) |
| 50 | “唵”字 | (80) |
| 51 | “驥”即“剗” | (81) |
| 52 | “阿”字 | (81) |
| 53 | “援”字 | (82) |
| 54 | “边、前”兼用 | (83) |
| 55 | 关于“新诗韵”的问题 | (84) |
| 56 | 写实的诗 | (85) |
| 57 | 白描的诗 | (88) |
| 58 | 陶诗 | (90) |
| 59 | 游仙诗 | (91) |
| 60 | 讽刺诗 | (94) |
| 61 | 古恋歌诗 | (99) |
| 62 | 集句诗 | (103) |
| 63 | 许浑诗 | (107) |
| 64 | 宋人学许诗 | (110) |
| 65 | 陆游学许诗 | (113) |
| 66 | 元好问学许诗 | (114) |
| 67 | 李东阳学许诗 | (116) |
| 68 | 清人学许诗 | (117) |
| 69 | 江西诗派 | (119) |

杂览篇

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70 | 古诗的异文 | (122) |
| 71 | 异文一例 | () |
| 72 | 擅改诗字 | (123) |
| 73 | 擅改诗字一例 | (124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74 | 伪作诗例：黄巢诗 | (126) |
| 75 | 诗之误注一例 | (127) |
| 76 | 唐诗误入宋集 | (128) |
| 77 | 宋诗误入《全唐诗》 | (129) |
| 78 | 明诗误入近代人诗中 | (130) |
| 79 | 铅印本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之误 | (131) |
| 80 | 《宋诗略》之误 | (132) |
| 81 | 《清诗选》注文小议 | (133) |
| 82 | 朱熹的“杜甫诗哑”说 | (136) |
| 83 | 学杜辨微 | (137) |
| 84 | 《锦瑟》诗解 | (139) |
| 85 | 挽诗别格 | (140) |
| 86 | 曾子固能诗 | (141) |
| 87 | 唐庚诗 | (142) |
| 88 | 刘克庄诗 | (143) |
| 89 | 方岳诗 | (144) |
| 90 | 林景熙诗 | (145) |
| 91 | 真山民诗 | (146) |
| 92 | 黄庚诗 | (147) |
| 93 | 庞尚鹏诗 | (148) |
| 94 | 夏完淳诗 | (149) |
| 95 | 吴襄诗 | (150) |
| 96 | 王夫之诗 | (150) |
| 97 | 朱彝尊诗 | (153) |
| 98 | 查慎行诗 | (154) |
| 99 | 陆锡熊诗 | (155) |
| 100 | 凌廷堪诗 | (156) |
| 101 | 李慈铭诗 | (156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102 | 王先谦诗 | (158) |
| 103 | 敬安和尚诗 | (159) |
| 104 | 王彦泓诗 | (160) |
| 105 | 诗钟 | (164) |

闲话篇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06 | 松鹤入诗 | (169) |
| 107 | 人品与诗品 | (170) |
| 108 | 步韵诗 | (170) |
| 109 | 试贴帖诗 | (171) |
| 110 | 王安石雪诗 | (172) |
| 111 | 蔡京的滑稽诗 | (173) |
| 112 | 两个“王伯舆” | (173) |
| 113 | 藏胞仓洋甲错的诗 | (174) |
| 114 | “小白菜”遗诗 | (175) |
| 115 | 从九方皋相马想到蔡元培的诗联 | (176) |
| 116 | 邓鎔名句 | (177) |
| 117 | 李隐尘的春联 | (177) |
| 118 | 李鸿章女儿的诗 | (178) |
| 119 | 汪精卫的一首套架子诗 | (180) |
| 120 | 《庚辛杂感》 | (180) |
| 121 | 《辛白瑾诗謨》 | (182) |
| 122 | 《蛰云雷斋诗文稿》 | (184) |
| 123 | 挽樊樊山诗 | (184) |
| 124 | 宗子威师遗诗 | (187) |
| 125 | 高阆仙师诗钟 | (188) |
| 126 | 黄侃《绣华词》 | (189) |
| 127 | 沈尹默的《西江月》 | (190) |
| | 附：近体诗的平仄格式 | 伊万 (192) |

诗 艺 篇

1 “诗味与诗艺”

我们诵读或学习旧诗的时候，应该注意理解的，有“诗味”与“诗艺”两个方面。

第一是“诗味”。诗是韵文，“凡格律诗每句的各个用字都有一定的平仄音序，如‘平平仄仄平平仄，仄仄平平仄仄平’之类。每首诗，有的首句，或每联诗的下句，应该押韵。”“柏梁台体”的诗，则每句都应押韵。诗与散文完全不同，与词曲则有些相似，所以对于声音的关系很大。诗在最初形成的时候（如《毛诗》），就已经可以谱入音乐在盛大集会中歌唱，后来的“阳关三叠”、“旗亭画壁”，更是数见不鲜；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书面文件，它对于声调音韵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，必须达到和谐流畅的程度，才有诗味，才是好诗。毛主席在《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里，就郑重地提到诗味的问题，一语破的，可见这一点极为重要。

而且即令诗句中的平仄音序没有弄错，但对于同是平仄音范围以内的字，也应有更加精密的选择，要做到在总体方面配合相宜。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第三首的第一句“群山万壑赴荆门”，为什么不用“千山”而用“群山”？就是在平声字中更加慎选的例子。

关于诗味，只有在朗诵熟读古诗中，充分体会其音调声韵的美处，才能养成习惯，善于选音用字，恰到好处，这是积渐而成的功夫，并非易事。

第二是“诗艺”。诗是文艺作品，在它的字句与意义上都应该尽力达到可能的艺术性。前边已经说过诗与散文不同，不能完全沿用文法。它也与新诗及歌词不同，受到固定字数的限制。所以用字造句需要十分精炼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要恰切自然。句法时有变化，对偶非常工整，或藉典故来比喻，或用词藻来烘托。词不嫌旧，意境则要新颖。语可通俗，更能切合实际。唐人《早梅》诗“昨夜一枝开”，为什么不用“数枝”而用“一枝”？这就是讲究诗艺的结果。关于作者诗艺的造诣与水平有待于多读名作，简练揣摩；注意见闻，随机生发。因而融会贯通，取精用宏，然后才能达到炉火纯青，不同凡响。

据我的愚见，有些人向无朗诵旧诗的习惯，难知诗味；也不多读前人作品，研究诗艺。对于学习旧诗，只是把它当成一般书面文件，专靠抠抠字面来作理解，浅尝辄止，不能深入，这是一种最粗略的走马观花，当然效果微少。于是作起诗来，不过杂凑五、七个字，调涩词拙。选起诗来，未免去取不当，沧海遗珠。注起诗来，往往不得要领，错误百出，这是一贯的必然的结局，最好在学诗时，对诗味与诗艺多用一些苦功，还是有好处的，“不劳而获”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2 做诗不必费力

宋代游开有《和刘叔通》七律一首：“昨夜刘郎扣角歌，朔云寒雪满山阿。文章无用乃如此，富贵不来可奈何？邴邴向曾依北海，晁张今复事东坡。吹嘘合有飞腾便，未用溪头买钓蓑。”朱熹很懂诗艺，出言多中肯，见此诗后，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写着：“诗须不费力方好，此等诗使苏、黄见之，定当赏音”。此论极是，且不但苏、黄，凡知诗者当无不心服。

我曾在某书中见过所介绍的清初遗老咏牡丹诗：“花下人归喧女儿，老妻买酒索题诗。为言昨日花才放，又比去年多几枝。夜里香光应更好，晓来风露可能支。巾车归若先三日，饱看还从欲吐时。”与游氏诗略似，更较平易近人，令我极为欣赏。

与上述相类似的，还有宋代李之仪《李齐言相别二年忽得书知在吴中答书偶成》诗：“宦路相逢一笑休，共知身世两扁舟，楚材有用谁青眼，赵将无功枉白头。会见姓名通北阙，何妨风韵冠南州。求田接武如鬼魅，只欠元龙百尺楼。”清言娓娓，挥洒自如。

清代方坦庵的《思归》：“老妻书至劝归家，为数^[1]乡园乐事赊。彭泽鲤鱼无锡酒，宣州栗子霍山茶。牵萝已补床前漏，扁豆犹开屋角花。旧帘衣裳新米粥，为谁留滞在天涯？”与上述清遗老诗均以家常琐事及通俗语言组成，既饶风趣，更切乡思，自然入妙。

清代孔广覃《放怀》：“传到千秋人几何？茫茫身世太蹉跎。出山

[1] “数”音“首”，上声，动词，如“屈指可数”。

踪迹云无定，逝水生涯梦易过。可叹后来知者少，不堪前事愧吾多。放怀且饮尊中酒，眼底升沉一刹那^[1]。”自然流利，不脱不粘，也很飘逸。这都是作诗不用费力的注脚与范本，值得参考。

不过我要为朱熹下一转语，就是：做诗固然不必费力，学诗却要极费力。因为学诗费了大力后，做诗就用不着费力了。凡是做诗不费力的人，都是学问深湛，诗艺纯熟，蕴蓄愈厚，效果愈大，故能深入浅出，举重若轻如此。如学诗不力，则作诗时搜索枯肠，搓手无策，只好胡乱拼凑，窘状百出，就没有从容不迫、好整以暇的余地了，譬如习武，浅学者横眉努目，功深者缓带轻裘，当然大不相同。

除初学者外，有些较熟诗艺者，或轻好奇，故作硬语；或黜工崇拙，日趋枯涩。诗中仍然呈现出费力的痕迹，读者也感觉不舒服，反而得到费力不讨好的结果，那就更为可惜了。

3 “诗何以可传”

清代吴清鹏虽然不是有名的诗人，其作品我也未曾详悉，只见过相传的一首《答人问诗何以可传》：“建安而后几成名，我自难言子勉行。须是古人无此语，仍于后世有同情。当时更复何书读，作者都如并代生。且向春风闲领略，花非昔态鸟今声。”因为是七律，不能收入我所编的《诸家论诗绝句汇编》；但我觉得这诗的主要论点，还很精当中肯，又不能舍弃。

这诗勉人作诗要注重新颖，不必去拾古人的唾余；当然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，必须得到今人的同情，结果是花呈万态，鸟有新声，实现创新的局面。古人无书可读，尚能做出好诗，今人万卷百城，应该更有成绩。至于古人的诗艺，今人也能心领神会，尚友千古，并无隔阂，这都是很好的现象。我们学古而不泥于古，读书而不囿于书，启发性灵，反映生活，沟通今古，无往不宜，这才是最正确的做诗道路。

4 从元稹咏杜谈做诗

唐代杜甫自道其做诗的经验，曾有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那

[1] 那音罗，阳平声，刹那：一段最短的时间。

样的句子。又有勉励其子的诗句说：“熟精文选理”，实际上他本人对萧统所选编的《昭明文选》，寝馈很深，颇有收获。别人也说：“韩文、杜诗无一字无来历”，可见杜氏原是一个深于学古，善于学古的人。但中唐元稹涉及杜甫的诗《酬孝甫见赠》却说：“杜甫天材颇绝伦，每寻诗卷似情亲。怜⁽¹⁾渠直道当时语，不着心源傍古人。”乍看好像杜氏又不甚宗法古人，与前边所述似乎有些不同。其实两说都很有道理，并不冲突。

前边谈到杜氏深于学古，善于学古，是从学习方面来看。杜氏为了继承文学遗产，提高艺术修养，从而多读古书，多学古人，使文艺的精粹涵泳于胸中，典籍的词华奔赴于笔底，那都是非常必要的。

可是在创作时，就不能老钻在古人所留下陈陈相因的框子里打转，墨守宗派，依傍门户，不思自振。做诗贵在既不迷古，也不泥古，努力于反映时代的现实，抒写个人的胸臆，打破藩篱，独标本色，作品才有创新的价值，才能得到天下、后世读者的同情。

特别是，不但需要道出当时所要说的话，而且绝对不能歪曲、掩饰、不实不尽地去“道”，必须对现有的国家大事，民生疾苦、山水花鸟、思想感触，都一一如实地倾吐出来，然后诗作才有生命，才有力量，如杜氏的名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⁽²⁾”，那样较为朴实质直毫无顾忌话头，就是“直道当时语”的最好例子，假使杜氏囿于“诗教本温柔敦厚”、“怨而不怒”等等教条，那样警策动人的好诗，我们就看不到了。

综观上述的两种说法，前者强调学习，后者注重创作，虽然分开来好似相反，但是合起来却正好相成。必须统筹兼顾，融会贯通，取精用宏，推陈出新，以生活为源泉，化腐臭为神奇，才能产生精湛的诗艺，创出更高的水平。杜氏的诗，所以具有深厚的人民性，鲜明的时代性，能够称为一代的诗史，其原因就在这里。

(1) 怜：可喜

(2) 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

元稹对杜诗的认识，实有真知灼见，算得是一针见血；对于后来学诗做诗的人，也确乎指出明路，大有启发。这首《酬孝甫见赠》诗，眼光锐利，意味深长，千万不可忽略地读过。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所谓“微之识碔砆”，还未免“攻其一点，不计其余”，不是全面的定论。

有些宋诗质量较差，就是没能领会“直道当时语”的那种精神；反而过于把心源去傍古人的结果。西昆诗派追求典雅；躯壳仅存，固然误入歧途。江西诗派舍本逐末，偏重形式，或从古人作品的字句上搬弄因袭，或从自己诗作的风格上故趋蹇涩。都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，湮没了个人的性灵，终于陷于缺乏精彩干枯无味的境界，这些都应当引以为戒。

5 学力说

有的人说江西诗派的特色是“以学问为诗”，并且认为这是他们独有的缺点，也是诗做不好的原因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江西诗派的特色，他们自有特色，当在《江西诗派》则中专门来谈。

即按“以学问为诗”这句话的字面来具体分析。如果一个人的学问，既丰富，又正确。对他一生的行为（包括诗的创作在内），应该只能有好处，不会发生坏影响，又何至于闹得将学问与文学创作形成对立的矛盾呢？恐怕还是这种提法既不明确，也不恰当。

我倒听说过有些人对于古人诗艺的一种看法，只是一般通则，并不限于江西诗派。他们觉得古人诗艺成就的原因有二：一是他的天分（包括天才，灵感等等），二是他的学力（包括一般学识和关于诗的专门学识）。诗人如果得天独厚，秉赋着特殊的天分，就是具有超卓的天才和敏捷的灵感，当然是对于作诗很有利的基本条件。然而那只是“质美未学”，还嫌不够，必须再加上刻苦精深的学力，来辅助天分，使其发扬光大，才能得到更圆满的结果。诗人如能精通一般学识，当他反映各种社会现实时，必然比较正确而具有见地。如精通关于诗的专门学识，他的作品必然十分精湛，艺术性达到很高的水平。天分与学力两者相需其殷，不可或缺。

作者如只靠天分，不注重学力，势必陷于主观唯心的地位，等于

孤立无援，只能抒写些个人片面的思想、感情，甚至沦入幻想境界，脱离实际，只有浪漫主义，而不能与现实主义相结合，空虚缥缈，有何意义？

用这种看法来衡量古今人的诗篇，天分与学力这两种成分，孰重孰轻，或全或偏，看得非常明白，从而诗的成就，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差别。这种看法把先天和后天的诗艺因素，有机地结合起来，而且使学力居于主要的地位，还是极为合理的，我暂时呼之为“学力说”。

杜甫《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》诗中所谓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上句说的是注重学力，下句说的是以学力帮助天分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，实在是“学力说”最好的注脚。

6 李、杜学力较

我既同意“学力说”，作为实验，曾按这种说法去看唐代李白、杜甫两家的诗，颇有体会。

李白当然也有学力，但偏于“天分”方面。他在自由方便的古风一途，才气毕露，可以说是纵横驰骋，无往不宜，取得的成就很大。对于格律稍严的七律就不愿多作；但七绝不需对仗，比较灵活，他就大展所长，跌宕风流，神韵独绝。可见他的作风有些好易恶难，不够坚强耐久。至于作品内容，则是抒写个人的胸臆的多，反映国事民生的少，其广度深度都不及杜氏。

杜甫当然也有天分，但偏于“学力”方面。他勤苦用功，读破万卷，对诗艺有深湛的研究。既熟精《文选》，继承了汉魏六朝，又对唐代格律诗作出创建的功绩，继往开来的关系很重要。诗作的内容包括国家大事与民生疾苦，诗境比较广博，被人称为诗史。他在唐诗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很大，千古来尊为诗圣，并非偶然。

两人比较起来，杜实胜李，前人早有定评；这不过是就“学力说”方面，再作一回论证而已。

我初读唐诗时，戏用两张纸条，一掩直行，一掩横行，对原诗逐字地边猜边看。对李白诗句如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消万古愁”等，我很易猜出。及对杜诗也如法炮制，遇到“感时花溅